

· 中医英译 ·

《洗冤集录》两个英译本中医文化翻译研究

王珊珊 赵霞

《洗冤集录》是宋代宋慈所著的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成书于公元 1247 年,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司法检验书,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De Reclatione Medicorum*) 早 350 余年。《洗冤集录》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具有独立理论体系及技术方法的新学科——法医学的诞生,并对世界现代法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洗冤集录》自成书以来,先后被介绍到朝、日、荷、法、英、德、美等国,译成 19 种文字,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研究兴趣。其英文全译本目前存有两个,即 1873 年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翻译的《洗冤录或验尸官指南》(*The His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以及 1981 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史教授麦克奈特翻译的《洗除错误:十三世纪的中国法医学》(*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洗冤集录》植根于中国古代医学,其中充斥着大量中医学术语,译者对相关中医文化信息的处理直接影响着中医文化的对外交流以及译本的传播。此外,两个英译本相隔 100 多年,这期间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译者主体等因素的变化以及语言本身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译者对待译本及翻译本身的态度、翻译策略的倾向以及最终的翻译效果。对两个译本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可以从历史流变、社会、传播、翻译等多视角阐释中医药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被了解和接受的过程。本文以上述两个《洗冤集录》英文全译本为对象,拟从翻译背景、翻译策略角度对译文进行比较研究,借以探讨中医文化典籍翻译问题,以期对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和科技文化对外交流有所启示。

1 两个英译本翻译背景

《洗冤集录》自诞生以来出现了众多的衍生本,世界上第一个《洗冤集录》英译本 *The His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就是对道光年间(1843 年)童濂所刊的衍生本《补注洗冤录集证》所做的全文翻译。译者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是剑桥大学东方文化教授,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做过英国驻华使馆的通译生,具备深厚的汉学研究基础。1873 年,他第一次听说《洗冤录》时立即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而开始翻译。1924 年,其修订版被全文收录在英国《皇家医学会论文集》第 17 卷“医学史”专章。为此,翟里斯曾感慨:《洗冤录》在那些我从未想到过的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可见,翟里斯翻译该书的本意是在于让西方大众了解中国的文明,而不是介绍医学知识^[1]。或许正因如此,译者翻译态度较为随意,“只是对文章进行了翻译……同时在译文的最后,翟里斯也没有给出参阅的书目以及索引,在内容上显得较为简单。并且译本并非原著的完整本”^[2]。

《洗冤集录》的第二个英译本是 1981 年由美国教授麦克奈特(Brian E. McKnight)翻译的 *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由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科学和中国学研究中心出版。与翟里斯译本不同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以《洗冤集录》原本翻译的版本。事实上,麦克奈特在翻译前对翟里斯译本做了研究,并在自己的译文中用 n.G. 标记了翟译本中没有的段落,其行文也可见借鉴前人的痕迹。例如,对于人名、地名等所采用的注音方法,就沿用了翟里斯创造的威妥玛—翟里斯拼音系统,如将“藤连纸、白抄纸”译作 *t'eng lien and pai ch'ao*。此外,身为中国史教授的麦克奈特在翻译之前还做了一定的文献研究工作,对当时的中国法医学和司法历史等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其译本中列举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2 翻译策略探究

2.1 归化与异化 除了《补注洗冤录集证》,翟里斯曾翻译多部中国古典名作,如《聊斋志异》、《古文选珍》、《三字经》等,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了轰动。翟里斯的目标受众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因此他在翻译风格上追求忠顺透明、简练干净,译文较为通俗。曾有学者这样评价他的译文,“使汉籍‘英语化’(Englishes)了……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No. 17YJAZH130)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

通讯作者:赵霞, Tel: 15801056530, E-mail: 2975217726@qq.com

DOI: 10. 7661/j. cjim. 20181029. 317

语言的‘肉身’展现在我们面前……”^[3]。简言之,翟里斯的翻译以归化译法为主,尽可能地使译文靠近读者。例如,文中的大量方剂名主要以拉丁语翻译,一些中医学学术语也借用了西医学名词,如将缠喉风直接译为 diphtheria(白喉)。事实上,翟里斯并没有局限于归化或者异化,很多情况下也选择了异化处理方法,以至于使译文呈现出矛盾的特点。

例如:男女因阴阳症死者,唇及指甲多青暗,甚或遍身皆紫,乃气绝血凝之故。

翟里斯译:When men and women die of irregularities of the yin and yang, their lips and nails will be of a dull livid colour; in severe cases the whole body will be purple, arising from exhaustion of the latter (vital fluid) or coagulation of the former (blood).^[4]

对于阴、阳中医学基本概念的翻译,翟里斯采用了音译法,在前文出现时还结合了意译法,使用括号加注,译为 yin (female principle), yang (male principle)。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哲学的情况下,使用拼音翻译中医学文化负载词以保留中医学文化的独特性,无疑是一种大胆而有益的尝试。然而,此处“气绝血凝”中的“气”,翟里斯译为 vital fluid,回译为“重要的液体”。这反映了东西方“气”、“液”观念的差异。中医学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而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中,人体是由 4 种主要体液组成。可见,翟里斯的归化译法也体现在他尝试使用西医观念、西医知识解构中医学。然而,中医学的“气”毕竟不是“vital fluid”。

麦克奈特的译本主要采取了异化法,在翻译中医文化负载词时,基本采取了拼音+汉字+直译或意译的方法。如将“太阳空”译为 temples (t'ai-yang k'ung 太阳空),将“芮”译为 yu-ts'ao 芮草 [Caryopteris leaf pulp] (one edition makes this ch'ien 茜),并加脚注解解释这味中草药的用途。对于篇名的翻译,通常采用意译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原文,这使得译文意思较之原文更加具体明了。因为原著篇名一般寥寥几字,意义高度概括。如第二卷中的“洗罨”,意思是洗敷尸体。古代验尸时由于死后人体僵硬,为了便于检验,一般将尸体置于门板、竹席等衬垫上热敷,用酒、醋洗。麦克奈特在阅读后,准确把握了该节内容,发现在洗罨中要使用的重要工具——藤连纸和席垫,因此译作 On the Washing of Corpses and the Use of Mats,令人一目了然。

2.2 深化与浅化 医翻译方法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归化或者异化,直译、意译或者音译。中医学文化内涵丰富,语言独特,翻译时还应结合语境灵活处理。李照国教授根据中医学语言的特点及中医翻译的具体意境,提出了深化、浅化、轻化、等化等方法。其中,“所谓深化,主要是对原文理解及表达上的透彻、入理,而不是满足于对表层信息的转述”^[5]。之所以深化,是为了实现对原文深层的忠实,使目的语读者最大程度地理解原文文化。

2.2.1 深化

麦克奈特在译本 Introduction(介绍)部分,用了 34 页的篇幅详细展示了 13 世纪中国的司法实践、《洗冤集录》及其作者宋慈。介绍中涉及大量中医学学术语及中医典籍的说明,为感兴趣的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当时的法医学及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此外,为了帮助读者获得尸体检验和解剖方面的中医学信息,译者还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插图。其中麦克奈特的译本中增加了 7 幅图,翟里斯的译本中增加了 4 幅图。在具体译法上,译者也充分运用了注释法,对一些艰深晦涩或原文表述过于简单而易致读者误解的段落进行了补译,包括文内加注法、脚注法等。

例如:多备葱、椒、盐、白梅,防其痕损不见处,借以拥覆。

麦克奈特译:Prepare large quantities of onions, pepper, salt, and white plums [with which to make compresses for use when] the marks of injury are invisible.^[6]

该句出自第二卷“验尸”,只讲了检验时要多准备些葱、椒、盐、白梅,并没有讲如何使用,译者加括号增译了 with which to make compresses for use when,以此令读者明白这些材料需先研磨成粉的具体用法。

2.2.2 浅化 不可否认,深度翻译对于有效传达中医学文化内涵大有裨益。然而,有时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往往会用到另一种策略——浅化译法。“所谓浅化,就是把特殊的東西一般化的一种译法”^[5]。之所以浅化处理,是由于一种语言中的特殊概念在另一语言中存在语义空缺,于是将其浅化成一般的概念以帮助读者理解。例如:

(1) 次授皂角洗涂湿垢腻……

翟里斯译:Next wash off every particle of dirt with soap...^[4]

皂角树的皂荚果是医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及洗涤用品的天然原料。这里的皂角指的就是皂荚,中国

古代人常拿皂荚将其揉碎泡水洗衣服用。翟里斯直接简化译为 soap(肥皂),笔者认为此处是译者为了照顾读者理解力刻意而浅化之,因为文中有多处将皂角译为 soap bean。麦克奈特将此句中的皂角译为 pods of the soap bean plant 则更为准确。

(2)又以少官桂汤及粥饮与之,令润咽喉。

翟里斯译:When consciousness is restored, give the patient some cinnamon tea and some gruel to drink in order to keep his throat moist...^[4]

麦克奈特译:Give the patient officinal cassia infusion and gruel to drink to moisten the throat.^[6]

中药里的汤剂,现今主要译为 decoction。翟里斯译为 cinnamon tea,意思是肉桂茶。麦克奈特也没有使用专业术语,译文 officinal cassia infusion 意思是肉桂泡制的草药。两个译文均体现了官桂汤的主要成分是肉桂,又避免了专业术语的晦涩难懂。

(3)又灸两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壮。

翟里斯译:Cauterize the two great toes on the spot where the hair grows.^[4]

麦克奈特译:...apply moxa twenty-one times on both feet, on the big toes where the hair gathers.^[6]

灸,即艾灸。三七壮,即二十一壮。壮,是艾灸中一个重要的计量单位,每点燃一个艾炷实施一次艾灸称为灸了一壮。翟里斯将艾灸意译为 cauterize(烧灼),接近艾灸的意思,避免了使用针灸学术语,但有些偏离原文。此外,“二十一壮”也省略未译。相比之下,麦克奈特的译文准确传达了原意。此处,翟里斯对中医学术语的翻译方法,无论是有意浅化,还是由于中医学知识匮乏而无意的浅化处理,都是不恰当的。过于浅化导致中医文化内涵流失,影响原文的信息传达,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审美的缺失。由此可见,译者应注意浅而有度,以避免译文对原文的文化遮蔽。

3 不足之处

3.1 误译 翟里斯和麦克奈特的译本都堪称经典,在中医学文化翻译上也是各具所长。然而,囿于个人知识水平,对中医学某些概念理解不清,致使译本中不乏误译之处。例如:

(1)又有人因自用口齿咬下手指者,齿内有风着于痕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

翟里斯译:A finger bitten off by oneself will generally cause death because of the poison in

the teeth.^[4]

麦克奈特译:Also, there are cases where people bite off their own fingers. Since there is a poison in the teeth which then enters the mouth of the wound, death often ensues.^[6]

中医学的“风”通常指的是风邪,六淫之一。按照中医学理解,邪毒从破损的伤口侵入人体,从而可能引发筋脉拘急、抽搐等类似风动之象以致身亡。此处的“风”大约是指破伤风。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将“风”译为 poison,意思是毒药,恐怕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了。

(2)中恶客忤卒死,凡卒死或先病及睡卧间忽然而绝,皆是中恶也。

翟里斯译:Where death resulted from seeing goblins, &c., or an invalid has gone off suddenly in his sleep, the categorical denomination is the same.^[4]

该句出自“救中恶”一节。“中恶”是古病名,“又称客忤、卒忤。泛指感受秽毒或不正之气,突然厥逆不省人事的病症”^[7]。翟里斯将这一名称译为 goblins &c. goblins 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是(in stories) a small ugly creature that likes to trick people or cause trouble^[8],常常用来指童话故事中丑陋而调皮的小妖精。c.是拉丁语 circa 的缩略语,意思是大约。显然,翟里斯的翻译比较片面,没有正确表达“中恶”的中医学内涵,容易令读者产生误解。麦克奈特将章节名“中恶”译为 Attacks by Repulsive Factors (chung-o 中恶),并且加脚注说明“中恶”的病因及基本症状,此处理方法相对更佳。

3.2 局限性 《洗冤集录》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医学尸体检验的指导书籍,其内容还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直到 19 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体检验的依据。然而,该书成书于 13 世纪,距今已有 700 余年,由于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难免存在谬误。“为了排除传统法医学知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针对《洗冤集录》的检验方法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9],旨在对中国传统法医学进行鉴别继承。瑕不掩瑜,此书仍是一部符合科学精神的杰出作品。

翟里斯和麦克奈特的英译本无疑为这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医学典籍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更令人可叹的是,两位汉学家在翻译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麦克奈特注重注释和说明,并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如第三卷“验骨”中讲到:“人有

三百六十五节,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麦克奈特如实译出,但在脚注中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理思想,是不科学、不严肃的。后文中还讲到“男子骨白,妇人骨黑。”翟里斯对此采取了删除法,避而不译,从而避免了对目的语国家法医工作者的误导。译本中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多处。这说明两位译者已经觉察到原著中的不足之处,并且有意识地对不科学信息进行了过滤。但是,翟里斯和麦克奈特毕竟不是医学家,难以甄别出这部著作中所有的错误。再者,两个译本均附上了尸图、解剖图,以向读者形象地展示中医学人体结构及解剖信息,但遗憾的是,对于图上详细的部位名称,均未翻译。此外,翟里斯的翻译甚是自由,随意删除了某些章节、批注,使得译本不完整。并且,他将著作中认为不雅的文字进行了删除,或者将整个段落全部译成拉丁文,如验妇女尸、作过死等章节部分内容,给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和遗憾。

4 结语

英国汉学家翟里斯译本诞生于 19 世纪末,这一时期正是中医古籍英译的起步阶段。译者一方面尝试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力图将中医学文化的独特性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医学理解有限或局限于从西医学的角度解构中医,难免存在省译、误译等情况。此外,19 世纪的英国也不会允许中国典籍的英译本在英国享有原著在中国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而不是使其经典化。这一点从翟里斯翻译的随意性中不难看出。然而,作为最早将中国的法医学理论介绍到欧洲的学者之一,翟里斯对中国法医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诞生于一个世纪之后的麦克奈特译本,无疑是一部站在前辈肩膀上完成的更为充实和完善的译作,以严谨的翻译、内容的广博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幅更为广阔和准确的中国法医学画卷,大大促进了《洗冤集录》的海外传播。从翻译策略上看,两位译者或倾向于归化,或倾向于异化,但往往归化异化兼用。同时,对某些中医学文化进

行了深化或浅化处理,使得译文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中医学文化的多种策略,对当今中国科技典籍、中医典籍外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于《洗冤集录》这样一部极具科学性,同时又因受时代条件所限不免存在一定缺憾的法医学经典之作,译者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同时又能避免西方读者对中医不科学的偏见,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王绍祥.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研究(1845-1935)[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 [2] 邱劭. 《补注洗冤集录》第一个英译本简评[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31(4): 555-557.
- [3] Dyer B. Review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y [J]. China Review, 1901, XXV: 208.
- [4] Herbert A Giles. The His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s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C]. London: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924: 89, 67, 98, 102, 79.
- [5] 李照国主编.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28, 29.
- [6] Brian E McKnight. 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Z].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80, 155, 158, 126.
- [7] 李经纬, 余瀛鳌, 蔡景峰, 等主编. 中医大辞典[M].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268.
- [8] 霍恩比主编.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700.
- [9] 闫晓君. 近代对《洗冤录》的批判[J]. 唐都学刊, 2005 (6): 135-138.

(收稿: 2018-06-09 在线: 2018-11-17)

责任编辑: 李焕荣

英文责编: 张晶晶